

6

劉海石

妖禍潛興幾莫
逃何期援手有同
胞張姜侯忽成憔悴
猶是哀鳴惜一毛



犬 證

明證一幻作孫盧
存幻遂成鏡世昧
儼櫻紅衫非主命
相逢肯識唐情字

連城

吟將新句賦妝臺博
得傾城笑屬商賈肉
區·何足惜多情遠
肯殉身來

汪士秀

神勇能將石鼓
投喜携阿父梓
歸舟獨圓竟先
江魚腹笑怪人
尚愛擊鄰



小二

金器片袂指
迷津自是聰明
絕世人鄰中休為
多異術白蓮花
現女兒身



庚娘

風波忽地起周
舟在弱蛾眉竟
後懶想見蒼生
顛三早重許賦
個傑

宮癘

今日鹿沙足齋黃姑年七
正等沙屋平原好客成
虛話毛過應堆第二人



狐妾

刀砧般裏之厨
以勝似當年結
秀雲一領羊裘
原佃事失人生
桂諱言狐

聊齋志異新評卷六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吳縣

管斯駿

秋初

校

北平

楊繩武

燕詒

校字

劉海石

劉海石蒲臺人避亂於濱州時十四歲與濱州生劉滄客同函丈因相善訂爲昆季無何海石失怙恃奉喪而歸音問遂闕滄客家頗裕年四十生二子長子吉十七歲爲邑名士次亦慧滄客又納邑中倪氏女大嬖之後半年長子患腦痛卒夫妻大慘無幾何妻病又卒逾數月長媳又死而婢僕之喪亡且相繼也滄客哀悼殆不能堪一日方坐愁間忽聞人通海石至滄客喜急出門迎以入方欲展寒溫海石忽驚曰兄有滅門之禍不知耶滄客愕然莫解所以海石曰久失聞問竊意近况未必佳也滄客泫然因以狀對海石歎歎既而笑曰災殃未艾余初爲兄弔也然幸而遇僕請爲兄賀滄客曰久不晤豈近精越人術耶海石曰是非所長陽宅風鑑頗能習之滄客喜便求相宅海石入宅內外徧觀

尾大不掉
有獸行必
其有獸必
針之有毛
在也拔之
真可以利
天下矣
偏造孽多
人一一不
肯拔

之已而請睹諸眷口。滄客從其教。使子媳婢妾俱見於堂。滄客一一指示。至倪海石仰天而視。大笑不已。衆方驚疑。但見倪女戰慄無色。身暴縮短。僅二尺餘。海石以界方擊其首。作石缶聲。海石揪其髮。檢腦後。見白髮數莖。欲拔之。女縮項跪啼。言卽去。但求勿拔。海石怒曰。汝凶心尙未死耶。就項後拔去之。女隨手而變。黑色如狸。衆大駭。海石掇納袖中。顧子婦曰。媳受毒已深。背上當有異。請驗之。婦羞不肯袒示。劉子固強之。見背上白毛長四指許。海石以針挑出。曰。此毛已老。七日卽不可救。又視劉子亦有毛。裁二指。曰。似此可月餘死耳。滄客以爲及俾僕並刺之。曰。僕適不來。一門無噍類矣。問此何物。曰。狐屬。吸人神氣以爲靈。最利人死。滄客曰。久不見君。何能神異如此。無乃仙乎。笑曰。特從師習小技耳。何遽云仙。問其師。答云。山石道人。適此物。我不能死之。將歸獻俘於師。言已告別。覺袖中空。駭曰。亡之矣。尾末有大毛未去。今已遁去。衆俱駭然。海石曰。領毛已盡。不能化人。止能化獸。遁當不遠。於是入室而相其貓。出門而嗾其犬。皆曰。無之。啟圈笑曰。在此矣。滄客視之多一豕。聞海石笑。遂伏不敢少動。提耳捉出。視尾上白毛一莖。硬如針。方將檢拔。而豕轉側哀鳴。不聽拔。海石曰。汝造孽既多。拔一毛猶不肯耶。執而拔之。隨手復化爲狸。納袖欲出。滄客苦留。乃爲

化燈光而
來拋紅衫
而態適才
作態旋復
原情此狐
頗知進退

一飯問後會曰此難預定我師立宏願常使我等遨遊海上拔救衆生未必無再見時及別後細思其名始悟曰海石殆仙矣山石合一岩字蓋呂仙諱也

嬖一女而致滅門之禍至幾無噍類其凶心不死毒口橫吞旁觀者始爲之驚繼爲之笑將欲爲之擊其首揪其髮拔其毛納諸袖中投諸海外翦除妖孽拔救衆生而嬖之者方且受其蠱惑縱其陰謀甘其酖毒而至死不知悔悟安得呂仙遣衆弟子遨遊普天下使皆縮項跪啼還形變相各各獻俘而俾無遺種哉

函丈

曲禮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一注

名士

見卷三

閨人

見卷三

越人

史記扁鵲傳扁鵲者渤海郡鄭

人也姓秦氏名一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曰三十日當知物矣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

無噍類

見卷五

俘

說文俘軍所獲也春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三傳皆曰衛寶杜預曰俘囚也

噍其犬

見卷一

呂

仙

見卷三

犬燈

陳雲棲

韓光祿大千之僕夜宿廈間見樓上有燈如明星未幾熒熒飄落及地化爲犬睨之轉舍後去急起潛尾之入園中化爲女子心知其狐還臥故所俄女子自後來僕陽寐以觀其變女俯而撼之僕僞作醒狀問其爲誰女不答僕曰樓上

未知肝膾
問誰是令
人却憶平
原君若喬
生者吾亦
將買絲繡
之

燈光非子也耶。女曰：「既知之，何問焉？」遂共宿止。晝別宵會，以爲常。主人知之，使二人夾僕臥。二人既醒，則身臥牀下，亦不知墮自何時。主人益怒，謂僕曰：「來時當捉之來，不然，則有鞭楚。」僕不敢言，諾而退。因念捉之難，不捉懼罪，展轉無策。忽憶女子一小紅衫，密著其體，未肯暫脫，必其要害。執此可以脅之。夜分，女至。問主人：「囑汝捉我乎？」曰：「良有之。」但我兩人情好，何肯爲此？及寢，陰掬其衫。女急啼力脫而去。從此遂絕。後僕自他方歸，遙見女子坐道周。至前，則舉袖障面。僕下騎呼曰：「何作此態？」女乃起，握手曰：「我謂子已忘舊好矣。」既戀戀有故人意，情尚可原。前事出於主命，亦不汝怪也。但緣分已盡，今設小酌，請入爲別。時秋初，膏梁正茂。女携與俱入，則中有巨第，繫馬而入廳堂中，酒肴已列。甫坐，羣婢行炙。日將暮，僕有事欲覆主命，遂別。既出，則依然田隴耳。

韓光祿大千

名茂椿，潯川人。通政司右通政源子。以歲貢廩授光祿寺署丞，奉裁補太僕寺主簿，授徵仕郎。

連城

喬生，晉甯人。少負才名，年二十餘，有肝膽。與顧生善。顧卒，時卹其妻子邑宰。以文相契重。宰終於任，家口淹滯，不能歸。生破產扶柩往返二千餘里，以故士林益重之。而家由此日替。史孝廉有女，字連城，工刺繡，知書，父嬌愛之。出所刺，倅

情次作傳
體風流蘊
藉無半字
輕佻連城
得詩稱賞
嬌命贈燈
火之資不
可謂非感
得其正者
傾懷結想
如渴思飲
八字真寫
得出情耶
理耶必有
能辨之者
不觀其既
經絕望而
夢魂中猶
佩戴耶猶
區區之身
已許知己
矣報之唯
恐不得當
何敢自愛
又何肯受
貨乎
不以色三
字說得鉅
鉅有聲果

繡圖徵少年題咏意在擇婿生獻詩云慵鬟高髻綠婆娑早向蘭窗繡碧荷刺
到鴛鴦魂欲斷暗停針綫蹙雙蛾又贊挑繡之工云繡綫挑來似寫生幅中花
鳥自天成當年織錦非長技幸把迴文感聖明女得詩喜對父稱賞父貧之女
逢人輒稱道又遣媼嬌父命贈金以助燈火生嘆曰連城我知己也傾懷結想
如渴思啗無何女許字於饒賈之子王化成生始絕望然夢魂中猶佩戴之也
未幾女病瘵沉痾不起有西域頭陀自謂能療但須男子膺肉一錢搗合藥屑
史使人詣王家告壻壻笑曰癡老翁欲剗我心頭肉耶使返史怒言於人曰有
能割肉者妻之生聞而往自出白刃剗膺授僧血濡袍袴僧敷藥始止合藥三
丸三日服盡疾若失史將踐其言先告王王怒忿欲訟官吏乃設筵招生以千
金列几上曰重負大德請以相報因具白背盟之由生怫然曰僕所以不愛膚
肉者聊以報知己耳豈貨肉哉拂袖而歸女聞之意良不忍託媼慰諭之且云
以彼才華當不久落天下何患無佳人我夢不祥三年必死不必與人爭此泉
下物也生告媼曰士爲知己者死不以色也一篇主意誠恐連城未必眞知我但得
眞知我不諧何害媼代女郎矢誠自剖生曰果爾相逢時當爲我一笑死無憾
媼既去逾數日生偶出遇女自叔氏歸睨之女秋波轉顧啓齒嫣然生大喜曰

知我而不知終
諧所謂不終
身不德不
得謂非奉
惡也夫何
大喜者若
曰我情願
爲你死
聞吉期而
前症作心
頭肉作祟
不問可知
是連城亦
爲知己死
也曷以知
之不知其
三年必死
之言乎今
往臨弔死
而後得死
所矣

連城眞知我者。曾王氏來議吉期。女前症又作。數月尋卒。生往臨弔。一痛而絕。史昇送其家。生自知已死。亦無所戚。出村去。猶冀一見連城。遙望西北一道。行人連緒如蟻。因亦混身雜迹其中。俄頃入一廨署。值顧生驚問。君何得來。卽把手將送令歸。生太息言。心事殊未了。顧曰。僕在此典牘。頗得委任。倘可効力。不惜也。生問連城。顧卽導生歷多所。見連城與一白衣女郎。泪睫慘黛。藉坐廊隅。見生至。驟起似喜。畧問所來。生曰。卿死僕何敢生。連城泣曰。如此負義之人。尙不吐棄之身。殉何爲。然已不能許君。今生願矢來世耳。生告顧曰。有事。君自去。僕樂死不顧生矣。但煩稽連城托生何里。行與俱去耳。顧諾而去。白衣女郎問生何人。連城爲緬述之。女郎聞之。若不勝悲。連城告生曰。此妾同姓。小字賓娘。長沙史太守女。一路同來。遂相憐愛。生睨之意態。憐人方欲研問。而顧已返。向生曰。我爲君平章已確。卽令娘子從君返魂。好否。兩人皆喜。方將拜別。賓娘大哭曰。姊去。我安歸。乞垂憐救。我爲姊捧悅耳。連城淒然無所爲計。轉謀生生。又哀顧。顧難之。峻辭以爲不可。生固強之。乃曰。試忘爲之。去食頃而返。搖手曰。何如。誠萬分不能爲力矣。賓娘聞之。宛轉嬌啼。惟依連城肘下。恐其卽去。慘怛無術。相對默默。而睹其愁顏戚容。使人肺腑酸柔。顧生憤然曰。請攜賓娘去。脫有

愆尤小生拼身受之賓娘乃喜從生出生憂其道遠無侶賓娘曰妾從君去不願歸也生曰卿太癡矣不歸何以得活他日至湖南勿復走避爲幸多矣適有兩媼攝牒赴長沙生囑之賓娘泣別而去途中連城行蹇緩里餘輒一息凡十餘息始見里門連城曰重生後懼有翻覆請索妾骸骨來妾以君家生當無悔也生然之偕歸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佇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搖搖似無所主志恐不遂尙宜審謀不然生後何能自由相將入側廂中嘿定少時連城笑曰君憎妾耶生驚問其故赧然曰恐事不諧重負君矣請先以魂報也生喜極盡懽戀因徘徊不敢遽出寄廂中者三日連城曰諺有之醜婦終須見姑嫜戚戚於此終非久計乃促生入纔至靈寢豁然頓蘇家人驚異進以湯水生乃使人要史來請得連城之尸自言能活之史喜從其言方昇入室視之已甦告父曰兒已委身喬郎更無歸理如有變動但仍一死史歸遣俾往役給奉王聞其詞申理官受賂判歸王生憤懣欲死亦無奈之連城至王家忿不飲食惟乞速死室無人則帶懸梁上越日益憊殆將奄逝王懼送歸史史復昇歸生王知之亦無如何遂安焉連城起每念賓娘欲遣信探之以道遠而艱於往一日家人入白門有車馬夫婦出視則賓娘已至庭中矣相見悲喜太守親詣送女生

一生情只此
天地感深
知已作者
其有美者
香草之遺
意乎

延入太守曰小女子賴君復生誓不他適今從其志生叩謝如禮孝廉亦至聚
宗好焉生名年字大年

異史氏曰一笑之知許之以身世人或議其癡彼田橫五百人豈盡愚哉此知
希之貴賢豪所以感結而不能自已也顧茫茫海內遂使錦繡才人僅傾心於
蛾眉之一笑也悲夫

王漁祥曰雅是情種不意牡丹亭後復有此人

賓娘一事只由情感推而言之

刺到鴛鴦魂欲斷

江湖紀事宋時潮州一富人行江上見二人美貌曰一兄一妹雙生也因攜以

眉掃且歸水雲鄉百年可偕老化雙鴛鴦飛去

寫生

潛確類書五代時黃筌與其子居家並善花卉用筆極細不見墨跡謂之

織錦

晉書列女傳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

后璇璣圖詩序前奏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公蘇道賢第二女也名蕙字若蘭初滔

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為恨及將鎮襄陽遜蘇

氏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乃攜陽臺之任絕蘇氏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為迴文五采相宣瑩心輝

自縱廣八寸題詩一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名曰璇璣圖

按二說不同以圖中詩意推

之後說

離賈

禮曲禮

頭陀

釋氏要覽天竺言一此言斗數斗數煩惱故曰此一此言唐言也

見卷一

田橫五百人

前漢高帝紀故齊王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居海島中帝恐其為亂赦橫罪

擻今說

剗心頭肉

孟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

士為知己者死

見卷三

孀然

見卷二

昇

恥已甚矣遂自劉令客奉其首從使者馳奏之帝以王
禮葬之既葬二客自刎五百人在島中者亦皆自殺

知希之貴

老子一我者
則我者貴

汪士秀

汪士秀廬州人剛勇有力能舉石舂父子善蹴鞠父四十餘過錢塘溺焉積八
九年汪以故詣湖南夜泊洞庭時望月東升澄江如練方眺矚間忽有五人自
湖中出攜大席平鋪水面畧可半畝紛陳酒饌饌器磨觸作響然聲溫厚不類
陶瓦已而三人踐席坐二人侍飯坐者一衣黃二衣白頭上巾皆皂色峨峨然
下連肩背制絕奇古而月色微茫不甚可析侍者俱黑褐衣其一似童其一似
叟也但聞黃衣人曰今夜月色大佳足供快飲白衣者曰此夕風景大似廣利
王宴梨花島時三人互勸引醕浮白但語畧小卽不可聞舟人隱伏不敢動息
汪細審侍者叟酷類父而聽其言非父聲二漏將殘忽一人曰趁此月明宜一
擊毬爲樂卽見童沒水中取一圓出大可盈抱中如水銀滿貯表裏通明坐者
盡起黃衣人呼叟共蹴之蹴起丈餘光搖搖射人眼俄而礮然遠起飛墮舟中
汪技癢極力踏去覺異常輕輒踏猛似破騰尋丈中有漏光下射如虹蚩然疾
落又如經天之彗直投水中滾滾作沸泡聲而滅席中共怒曰何物生人敗我
清興叟笑曰不惡不惡此吾家流星拐也白衣人嘆其語戲怒曰都方厭惱老

奴何得作懼便同小烏皮捉得狂子來不然脛股當有椎喫也汪計無所逃卽亦不畏捉刀立舟中倏見僮叟操兵來汪注視真其父也疾呼阿翁兒在此叟大駭相顧悽斷僮卽反身去叟曰兒急作匿不然都死矣言未已三人忽已登舟面皆漆黑睛大於榴攪叟出汪力與奪搖舟斷纜汪以刀截其臂臂落黃衣者乃逃一白衣人奔汪汪剝其顱墮水有聲闐然俱沒方謀夜渡旋見巨喙出水面深闊若井四面湖水奔注砰砰作響俄一噴湧則浪接星斗萬舟簸盪湖人大恐舟上有石鼓二皆重百斤汪舉一以投激水雷鳴浪漸消又投其一風波悉平汪疑父爲鬼叟曰我固未嘗死也溺江中者十九人皆爲妖物所食我以蹋圓得全物得罪於錢塘君故移避洞庭耳三人魚精所蹴魚胞也父子聚喜中夜擊棹而去天明見舟中有魚翅徑四五尺許乃悟是夜閒斷臂也

王漁洋曰此條亦恢詭

蹴鞠

劉向別傳——者黃帝所爲本兵勢也以革爲圓囊實以毛髮之屬蹴踢之

澄江如練

謝朓詩——淨——

廣利王宴梨花島

按唐會要

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爲廣德公南海爲廣利公西海爲廣潤公北海爲廣澤公宋眞宗康定元年詔加東海淵聖廣德王南海洪聖廣利王西海通聖廣潤王北海冲聖廣澤王○宴梨花島未詳

浮白

見自志

漏見卷二妖術

技癢

見卷二任秀

錢塘君

見卷三纖成洞庭注

滕邑趙旺。夫妻奉佛。不茹葷血。鄉中有善人之目。家稱小有一女小二。絕慧美。趙珍愛之。年六歲。使與兄長春。並從師讀。凡五年而熟五經焉。同窗丁生字紫陌。長於女三歲。文采風流。頗相傾愛。私以意告母。求婚趙氏。趙期以女字大家。故弗許。未幾。趙惑於白蓮教。徐鴻儒既反。一家俱陷爲賊。小二知書善解。凡紙兵豆馬之術。一見輒精。小女子師事徐者六人。惟二稱最。因得盡傳其術。趙以女故。大得委任。時丁年十八。游滕泮矣。而不肯論婚。意不忘小二也。潛亡去。投徐麾下。女見之喜。優禮逾於常格。女以徐高足。主軍務。晝夜出入。父母不得閑。丁每宵見。嘗斥絕諸役。輒至三漏。丁私告曰。小生此來。卿知區區之意乎。女云。不知。丁曰。我非妄意攀龍。所以故實爲卿耳。左道無濟。止取滅亡。卿慧人不念此乎。能從我亡。則寸心誠不負矣。女憮然爲閒。豁如夢覺。曰。背親而行。不義。請告二人。入陳利害。趙不悟。曰。我師神人。豈有舛錯。女知不可諫。乃易髮而髻。出二紙鳶。與丁各跨其一。鳶肅肅振翼。似鸛鵲之鳥。比翼而飛。質明。抵萊蕪界。女以指撚鳶項。忽卽斂墮。遂收鳶。更以雙衛馳至山陰里。託爲避亂者。僦屋而居。二人草草出。齎於裝薪儲。不給。丁甚憂之。假粟比舍。莫肯貸。以升斗。女無愁容。但質簪珥。閉門靜對。猜燈謎。憶亡書。以是角低昂。負者。駢二指擊腕臂焉。西鄰

翁姓綠林之雄也。一日獵歸，女曰：「富以其鄰，我何憂？暫借千金，其與我乎？」丁以爲難。女曰：「我將使彼樂輸也。」乃翦紙作判官狀，置地下，覆以雞籠。然後握丁，升楊煮藏酒，檢周禮爲觴政，任言是某冊第幾頁第幾行，卽共翻閱。其人得食，傍水傍酉，傍者飲得酒部者倍之。旣而女適得酒人，丁以巨觥引滿，促釀。女乃祝曰：「若借得金來，君當得飲部。」丁翻卷得驚，人女大笑曰：「事已諧矣。」滴瀝授爵，丁不服。女曰：「君是水卒，宜作驚飲。」方喧競時，聞籠中憂憂，女起曰：「至矣。」啓籠驗視，則在囊中。有巨金纍纍充溢，丁不勝愕喜。後翁家媼抱兒來戲，竊言：「主人初歸，篝燈夜坐，地忽暴裂，深不可底。」一判官自內出，言：「我地府司隸也。」太山帝君會諸冥曹，造暴客惡錄，須銀燈千架，架計重十兩，施百架，則消滅罪愆。主人駭懼，焚香叩禱，奉以千金。判官荏苒而入，地亦遂合。夫婦聽其言，故嘖嘖詫異之。而從此漸購牛馬，蓄厮婢，自營宅第，里無賴子窺其富，糾諸不逞，踰垣劫丁。丁夫婦始自夢中醒，則編管熱照，寇集滿屋。二人執丁，又一人探手女懷，女袒而起，戟指而呵曰：「止止！」盜十三人皆吐舌呆立，癡若木偶。女始著袴下榻，呼集家人，一一反按其脅，逼令供吐明悉，乃責之曰：「遠方人埋頭瀾谷，冀得相扶持，何不仁至此？緩急人所時有，窘急者不妨明告。我豈積殖自封者哉？」豺狼之行，本合